

汉语知识讲话

辞 格

林文金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A14 V

目 录

一	概说	1
	(一) 辞格的性质范围	1
	(二) 辞格的分类和辞格研究的趋势	4
	(三) 辞格和语体、语境	7
二	常用辞格举隅	13
	(一) 比喻	13
	(二) 拟人	23
	(三) 摹声	29
	(四) 借代	34
	(五) 夸张	39
	(六) 仿词	46
	(七) 顺连	51
	(八) 双关	55
	(九) 反复	59
三	辞格的发展和变化	65
	(一) 部分原有辞格性能、方式的变化	67
	(二) 部分新兴辞格的产生	71

一 概 说

五十多年前出版的唐钺的《修辞格》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阐述辞格的专著。稍后于《修辞格》问世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也用很大的篇幅阐述辞格的内容。从《修辞格》《修辞学发凡》二书出版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几十年来，人们对辞格的认识逐步深入，在深入认识辞格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又促进了辞格研究的深入开展。三中全会以后，修辞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辞格研究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下面打算从三个方面简要说一说辞格的性质范围、辞格研究的概况等一些问题。

（一）辞格的性质范围

讨论辞格的性质范围，不妨从辞格的定义说起，就我所知，只有少数几种修辞论著给辞格下过定义，而且说法很不相同。下面以三种说法为代表来谈。

第一种说法是唐钺先生的《修辞格》（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版）下的定义。《修辞格》一书引进了修辞格这个术语，并且第一次给汉语辞格下了定义。该

书说：“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的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这种地方叫做修辞格（又称语格）。”（见该书绪论部分）众所周知，汉语不存在语法的“变格”问题。用“变格语法”来概括汉语辞格显然不合适。事实正是这样，《修辞格》所说的寓言、呼告、想见（一般称为“示现”）等，绝不是用“变格的语法”所能解释的。

《辞海》的定义算第二种说法。《辞海》对辞格这一术语的解释是“积极修辞的各种格式，如比喻、借代等。”积极修辞是和消极修辞相对而言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关于积极修辞、消极修辞的论述在修辞学界的影响非常大。该书说的积极修辞不仅指辞格，还指辞趣。所谓辞趣是指用方言词表现地方色彩，用古语词表现时代风味，用词的音调以协调平仄，用字形的变化增强表现力，等等。可知积极修辞的各种格式比辞格的范围大。更为重要的是，“积极修辞的各种格式”这个讲法没有揭示辞格的性质特点。

第三种说法以林裕文先生的《词汇、语法、修辞》（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所下的定义为代表。《词汇、语法、修辞》对辞格作了如下概括：“辞格是为了使说话生动有力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见该书 88 页）这个定义可以简称为“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说。应该说，这种说法比前两种说法具体。“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说，从性质功能上规定了辞格的特点：一是富有表现

力——生动、有力；二是具有修饰描摹方法的特殊性。这里有一个同辞格的性质范围有关的问题，即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包括不包括篇章方面的。这是有待讨论的问题。我们倾向于主张不涉及篇章的。下面说的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一律限于不涉及篇章的。

依据上述规定的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所指的范围，有的修辞著作所说的涉及篇章的辞格，如倒装法（即一般说的“倒叙”）、仿拟中的仿调、讽喻、寓言，我们就把它们排除在辞格之外。实际上，现有的辞格还有一些算不上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例如感叹格和转品格，前者就是指用叹词、语气词表达某种语气、感情，后者是指词的转类，这些全属于用词造句的一般方法，宜归语法讲，不必由修辞代劳。又如省略格和倒装格，一向仅仅指主语、宾语承前或蒙后省略的一些方法和谓语、宾语移位的一些方法，这些也不能说是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自然应该归语法讲。再如简缩格仅仅指由“土地改革”简缩为“土改”，“北京大学”简缩为“北大”，这是现在人们普遍这样用的，“土改”“北大”和一般的词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何必说它是辞格呢？此外，形容、警策、示现等难于概括出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来，恐怕也是以不算辞格为宜。

应该指出，过去我们说的种种辞格大多限于书面语的，而且多半限于文艺作品中的散文部分，很少谈及口语的、韵文的。这不能不说是辞格研究的缺

陷。上面谈到的省略格、倒装格，如果从口语和韵文方面来说，那就远远不限于主语、宾语的省略和谓语句、宾语的倒装了，如口语中“叫一辆出租(汽车)”这种省略是通用的，韵文中“描龙绣凤在闺门(顺装应作‘在闺门描龙绣凤’)”这种倒装则是常见的。如果辞格研究的范围不涉及口语和韵文，我们所概括的这种辞格、那种辞格难免不够科学，不够全面。

“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说有助于我们认识辞格的基本性质、大体范围，但是它并没有提供我们判断修饰描摹方法是否特殊的客观依据。这个还有待大家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 辞格的分类和辞格研究的趋势

辞格分类可以指大的分类，也可以指每种辞格细分的小类。下面在谈辞格分类时也想简要地谈及辞格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我国研究比喻、夸张等若干辞格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是系统地研究辞格的专著当推唐钺的《修辞格》。陈望道先生称它是“科学的修辞学的先声”。陈先生对它所区分的辞格类别也明确提出了批评，说它“几乎全然依据国外辞格的分法”。《修辞格》列述二十七格，分作下列五类：

1. 根于比较的修辞格

甲. 根于类似的修辞格

(1)显比格(2)隐比格(3)寓言格

乙. 根于差异的修辞格

(1)相形格(2)反言格(3)阶升格(4)趋下格

2. 根于联想的修辞格

(1)伴名格(2)类名格(3)迁德格

3. 根于想象的修辞格

(1)拟人格(2)呼告格(3)想见格(4)扬厉格

4. 根于曲折的修辞格

(1)微辞格(2)舛辞格(3)冷语格(4)负辞格

(5)诘问格(6)感叹格(7)同辞格(8)婉辞格

(9)纤辞格

5. 根于重复的修辞格

(1)反复格(2)偈辞格(3)排句格(4)复字格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一共介绍三十八格，分成下列四大类。

1. 材料上的辞格

(1)比喻(2)借代(3)映衬(4)摹状(5)双关

(6)引用(7)仿拟(8)拈连(9)移就

2. 意境上的辞格

(1)比拟(2)讽喻(3)示现(4)呼告(5)夸张

(6)倒反(7)婉转(8)避讳(9)设问(10)感叹

3. 词语上的辞格

(1)析字(2)藏词(3)飞白(4)镶嵌(5)复迭

(6)节缩(7)省略(8)警策(9)折绕(10)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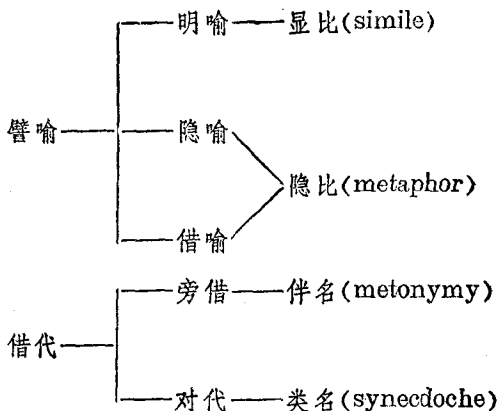
(11)回文

4. 章句上的辞格

(1)反复(2)对偶(3)排比(4)层递

(5)错综(6)顶真(7)倒装(8)跳脱

比较上面两书的分类，可以看出大类和小类有关联。陈望道先生列的譬喻、借代两格的对照表就说明这一点：



六十年代出版的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一共讲了二十八格，可没提及上一节谈到的感叹、省略、转品、节缩四格。此后的修辞著作绝大多数也都不谈这四格。这表明修辞学者对这四格持否定的态度。六十年代以后的修辞学著作大多只谈常见的格。所谓常见的格是指比喻、比拟(或单讲“拟人”一类)、借代、夸张、反复、双关、顶真(也称“蝉联”)等。这些格就是有人说的所谓老牌辞格。上述情况说明辞格研究日益深入。辞格研究日益深入还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每种格内的小类越分越细，阐述也越来越细致。以比喻为例来说，各家说的类型有明喻、隐喻、较喻、引喻、事喻、物喻、借喻等，比喻的方式又分

排喻、互喻、否定式、倒置式、铺陈式、承接式等等。前年还出版了袁晖先生的《比喻》（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专著。二是对各种辞格或格内小类的性质、界限的探讨越来越多，如借代与借喻的界限问题，在几个有影响的语文刊物上讨论达两年之久；《修辞学习》上对否定式的比喻的争鸣也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近几年还出版了郑远汉先生《辞格辨异》（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濮侃先生的《辞格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二书。三是发现的新格日益增多，如仿词、别解、换算、释词、巧缀、异语等等。去年还出版了谭永祥先生的《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专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辞格研究比以往任何时期全面、细致、深入，辞格研究已经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三）辞格和语体、语境

辞格是西方传统修辞学的主要内容。五十年代以后，欧美修辞学开始突破了以辞格和文艺作品语言风格为主要内容的框框，研究的范围已经扩大到语言交际的各个领域。现在人们都肯定修辞学是从使用角度研究语言的。人们在使用语言中由于交际的目的、任务、交际领域的不同，在使用语言方面也有一系列不同的特点，这就形成了语体。我国过去修辞学也是以辞格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介绍了苏联的语体理论。此后修辞学界逐渐重

视和研究语体问题。如今不管国内的修辞学界还是国外的修辞学界，几乎都肯定语体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我国语体研究的成绩还不大，还需要深入下去。辞格和语体都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二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我国以往研究语体的专题论文看，似乎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多数论文在阐述语体语言特点时都是从选用句式、语言材料两个方面来说明各种语体的差异，如口语语体多用生活用语，科学语体多用科学术语，公文语体文言词语用得比较多，还常用司法公文的一些专用语，政论语体用政治、经济、哲学的术语比较多，诸如此类。这样描写各种语体的语言特点，自然无法令人满意。我们要想较为全面地描写各种语体的语言特点，就应该研究、概括各种语言手段和语体的关系，辞格和各种语体的相应关系。看来语体研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辞格研究也应该注意。然而过去辞格研究恰恰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我们的修辞论著往往离开了语体谈各种辞格的表达效果，殊不知一种辞格用于某一种语体，表达效果可能很好，用于另一种语体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比喻似乎对各种语体都有适应能力，都有助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似乎是无往而不利的。但是象下面这类比喻用例能适用于通知、布告、启事之类的公文语体吗？

(1)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

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又如“他是属蜡烛的，不点不亮”这类比喻用例（“他”是本体，“是属蜡烛的”是喻体，“不点不亮”是本体、喻体的相似点）常用于毫无拘束的日常谈话，用于通知、通告、启事之类公文语体、科技论文之类的科学语体合适不合适呢？不合适。这就说明比喻内部各种类别对各种语体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辞格中每一格都有必要分细类，语体光是区分文艺语体、公文语体、政论语体、科学语体几大块也不大行。

辞格和句式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A是属B的，C”可以说代表“他是属蜡烛的，不点不亮”的句式。依照这个句式可以造出好些这类比喻的用例来，如“他是属算盘珠的，不拨不动”“他是属老鼠的，胆子小”等等。“……A得不能再A（了）”是代表“态度好得不能再好了”的句式，依照这个句式可以造出好些这类夸张用例，如“屋里的灯亮得不能再亮了”“那段山路长得不能再长了”，等等。

辞格还应该联系语境来研究，语境，即语言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以及由民俗构成的文化环境。以许多修辞著作所说的避讳辞格来说吧。避讳有两类：一

类是民间忌讳，另一类是古代统治者规定的忌讳，如要求对于已死的君主，七世以内的必须避讳。如秦始皇名政，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这种避讳能算辞格吗？能说是在于求生动有力吗？自然不能那么说。因为在当时不避这个讳，脑袋就得搬家，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再举民间忌讳来说吧。使用语言必须同语言环境相适应，同由民俗构成的文化环境相适应。这就需要入乡问俗。鲁西一带的人不乐意人家叫大哥，因为鲁西出过武大郎这个人物，你叫他大哥就等于当着他的面骂他王八。因此，人们对比自己年长的男子不叫大哥，只称二哥。称二哥自然是为避讳，这能说是使用生动有力的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吗？不能那么说，只能说这是为了同民间的习俗风尚相适应。同民俗相适应，这是修辞的一个准则。可知历来所说避讳辞格得重新加以研究。这里不妨再看许多修辞著作都举过的一个例子：

（2）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鲁迅《祝福》）

许多修辞著作都断言短工以“老了”作答是用避讳（或婉言）辞格。人们要问：短工先以“老了”作答是为了使说话生动有力，后来以“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作答，没用避讳就不生动了吗？不能那么分析。正确的分析应该是，短工和“我”都注意到过年时要避免用病、死之类不吉利的字眼这一习俗，但二人的思想状况不同，“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思想较开明，当四爷不在时，“我”敢于犯忌，直说“死”，短工则仍然怕犯忌，只说“老了”，后来在“我”的影响下，也敢于直说“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个例子说明鲁迅先生使用语言能注意因人制宜，因情景而异，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和短工思想状况的不同，二人尊重过年避免谈不吉利话这一习俗的程度也有

别。毫无疑问，同语境联系起来，辞格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使用语言必须注意同语体相适应，同语境相适应，同由民俗构成的文化环境相适应，运用辞格也应该如此。研究辞格应该把它同语体联系起来，同语言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也可以同句式等联系起来，比较全面地研究辞格的性能，研究各种格的适用范围和运用规律。这些都是我们很少研究或者根本没有研究的课题。因此，辞格研究应该继续深入，大力加强。

二 常用辞格举隅

(一) 比 喻

比喻就是平常说的打比方，它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辞格。下面举两个例子来看：

(1) 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2) 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徐海东《奠基礼》）

例(1)用“治病”来比方“揭发错误、批评缺点”是“为了救人”。例(2)用“钻进了口袋”来比方“敌人进到直罗镇”一进来就出不去了。不过没把“一进来就出不去了”这句说出来就是了。两例都把比较抽象的事物说得通俗而具体。

1. 几种常用的形式和变式

比喻总有作比的事物和被比的事物，前者叫喻体，后者称本体。例(1)的“治病”便是喻体，“揭发错误、批评缺点”是本体。比喻要求喻体和本体之间有相似之点，例(1)的“为了救人”就是喻体“治病”和本体“揭发错误、批评缺点”之间的相似点。比喻还常常

用“象”“如”“象是”“一般”“似的”“好像是”“象……一般”“好象……似的”“仿佛……似的”之类词语表示本体、喻体之间的比喻关系。本体和喻体一般都出现，比喻词语“象”“好象……一般”之类可以出现，可以不出现，相似点则以不出现为多。如果以A代表本体，B代表喻体，C代表相似点，那么常用的比喻形式可以用下列五种式子来表示：

甲：A象B一般(一样、似的)C

乙：A象(如、好象)B

丙：B一般A

丁：A是(成了、变成)B

戊：AB

上述例(1)是甲式的用例，例(2)是乙式的用例。下面举丙、丁、戊三式的例子来看：

(3) 一片明镜般的大海，一片耀眼的阳光……
 B A
(刘白羽《万炮震金门》)

(4) 我知道，这泪雨中的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的眼泪，一颗、一颗，都是万金难买的友谊的珍珠。
 A B
(魏巍《依依惜别的深情》)

(5) 革命——

永远不会躺倒！

历史的列车——

A B

不会倒行！(贺敬之《雷锋之歌》)

例(3)是丙式用例，例(4)是丁式用例，例(5)的“历史

的列车”是戊式用例。

甲乙丙三式或者用“象”，或者用“象……一般”，或者用“一般”，本体、喻体的关系明确，称为明喻；丁、戊两式都不用“象”“一般”“象……一般”等表示比喻关系的词语，称为暗喻。暗喻多数可以改为明喻，如例(4)可以改为“一颗、一颗都象万金难买的友谊的珍珠”。例(5)的“历史的列车”可以改为“历史象列车一样”。

比喻还有两种变式。一种是不用表示比喻关系的词语，连本体A也不用，只出现喻体B。例如：

(6) 文清 有什么法子，耗子饿极了，蜈蚣上的浆糊都叫耗子吃光了。

袁圆 (顿足)你看你！(眼里要挂小灯笼。)
(曹禺《北京人》)

(7) 这回，陈春柱真有点火了。他极力压着火气，又习惯地来回踱着步子：“多此一举。我是来工作的，不要在我 and 干部群众当中砌上一堵墙。沈平同志，你告诉振国，这个规定应该取消。别的同志怎样做我无权干预。我在这里，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来找我，都应该立即告诉我本人。”(《当代》1982年5期14页)

例(6)用“挂小灯笼”比方滴泪珠，可是滴泪珠这个事儿根本没说，直截了当说“挂小灯笼”。例(7)用“砌上一堵墙”比方制造隔阂，可是没说制造隔阂这个事儿，干脆直接说“砌上一堵墙”。这类比喻称为借喻。有的借喻可以补上A，加上表示比喻关系的词语，成为明喻。如例(7)可以改成不要在我 and 干部群众当